

雪 小 禅 精 选 集

却 原来

雪小禅 著

雪小禅精选集

却 原来

雪小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却原来 / 雪小禅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13-3837-2

I. ①却… II. ①雪…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3379号

● 却原来

著 者/雪小禅

出 版 人/方 鸣

选题策划/闫瑞月

特约编辑/霏 霏

责任编辑/羽 子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7.5 字数/153千字

印 刷/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837-2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慈悲

- 本质 003
不安 007
沧海月明珠有泪 011
沉溺 014
程派 018
慈悲 021
读书记 025
泛滥 029
风尘 033
风动桂花香 038
风烟俱净 042
凤还巢：谁家女子足风流 045
光阴的凉意 048
寒武纪 052

伶人

- 花为媒：花好月圆 057
记 062
惊梦 065
蓝绿胭脂 068
潦草 072
伶人 075
美人如花隔云端 079
明如春水，直若白杨 083
牡丹亭：却原来 086

青衣

继续	093
秦香莲..爱比死更冷	097
青衣	101
人的心，是脆的	105
如果春天去看一个人	108
韶光贱	113
神经质	117
苏州评弹	120
疼	124
听戏	129
颓	135
为永远而画	139

无语

我的隐秘之花	145
我的字只值三分钱	149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53
我是你的同谋	157
我为了我	160
无语	163
物质女子	166
西厢记..爱情沉香屑	169
稀有金属	174
戏看	177
像杜拉斯一样堕落	180
小众之美	183
邪恶	186
写作者	189

印迹

鸦片香	195
胭脂红	202
野蛮的鱼	206
夜未央	209
一个人	212
印迹	217
正宗的绝望	221
自画像	225
玉	230

·
·
·
·

慈悲

慈悲是难的。
得经历过多少人世悲欣，
放下心来，
胸中有千万朵莲花绽放，
才能慈悲？

本质 |

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分迷恋上一个人的画了。这个画家，是美国的怀斯。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度地迷恋一个人的画，一眼看上去，胡兰成说的“满目荒愁”一下子扑出来，灰色的，孤寂的，一点儿不踏实，一点儿不稳妥，是那种温暖的纠心——似丝线，缠上来，那线，银灰，老绿，绕在心里，永远地绕着。

记得去中国美术馆看过何多苓的原作，满场的画，我只说何多苓好。也迷恋他画的翟永明，后来我看过怀斯，知道何多苓也一定过度迷恋过怀斯，那灰色，那苍绿，不过度迷恋根本难以画出！神似，是最难画的，恐怖和放松是最难画的！

怀斯的女人，有一种致命的忧伤与金属感，那金属感是铜吗？我不肯定。金太闪烁，银太冷，而铜，也许有着坚硬与异常的温暖，或者，还有让人动心的颜色。

坚持画了十四年的女人，不美。一点儿也不。有男人似的面孔，一点儿也不饱满，一点也不温柔，只这样一张有型有点儿硬的脸，我想起一句干脆的话来：“蒜瓣儿就凉水儿，凉水儿就蒜瓣，我是这样想你！”她的脸，忽然让我想起这句戏词来，坦荡得没有退路，总是梳着两根麻花辫子，潦草，没有文艺气质。但是，一眼看上去，非常坚硬而浩荡。也只有怀斯笔下的女人，可以给我浩荡

的感觉。不想要什么，不抱什么幻想，一意孤行，本质纯粹丰盈，不留余地地明朗着。

不模糊，不暧昧。她有她自己独自的坚强。

我无法找出其中的甜美气息，仿佛男子驰马观书，内心的东西，大到无形。

只有本质的东西最能打动人。

每观这些画，往往无法动弹——我觉得这些女子有些像我，或者，我像她们。终于丢掉了幻想虚伪，终于开始以一棵植物的姿态骄傲地生存，不抱任何无谓的幻想，不要任何暧昧的艳烈态度，我看出了怀斯画中女子的坚定神态，那种不奢望是多么难得！

只有他画中的女子，梳着这些麻花辫子让人难过。而另外别的画家如果画出来，是多么矫情，多么不合时宜。

怀斯曾经说过，“本质的纯良，就像一只绝没有和其他品种杂交过的苹果一样。”于是我想起余派唱腔创始人余叔岩，后人多学他，因为他似一锅肉，在火候极好时就被吃掉了，又似一幅美画，笔中飞白中见了远意，有人说李少春得了其秀中之豪，孟小冬获其淡泊中之丰腴……也只是得了而已。而余叔岩只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一个。怀斯也只有一个。何多苓，看多了之后会有倦意，怀斯，看多了

之后只觉得人生原来真如《红楼梦》所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本质的东西总能把人打动得体无完肤。在提到沈从文时，我愿意用到“本质”这两个字。三次自杀之后，他选择了在故宫研究中国服装，至今为止，他写的那本论著仍然是世界上最可借鉴的一本服装理论专著，而那执著的饱满的心，从未为时间停止跳动……满台风沙，他独自清醒，雪崖老梅，独自清幽，质本洁来仍似洁，百年出一此人，让人只叹生不逢时。

即使明知她有万千缺点，还能依然看到她的好——因为本质纯良，连眼泪都觉得如此清澈动人，怀斯画下的女人，不是别人，是他的妻。这个女人，有一张侧卧的画，情欲很重，隆重地盛开着。那腰身一点也不纤细，在灰暗的背影下，我忽然开始剧烈地心疼，这时，我接到美国画家亦平的电话，他说发了一张新画给我看，我看了，只觉得不好。于是回信直接说，不好，因为你画得太实，想表现，但又表现得不对。你去看怀斯。

我总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惊鸿二字，年岁长后早就弃用。但我看到了怀斯的画，我愿意把这两个字用上。

不是说他的画有多美，而是他的画有多凄然、清凉，带着又咸又甜的湿润气息。如果是在合适的午后，如果是一个人，如果再听着一

首西班牙歌曲《如果我是马拉多纳》，一定会哭的。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依旧为所欲为，如果我是马拉多纳，内心原始地活着……

那是他的本质。

那也是怀斯的本质。

更是我的本质。

不安 |

我喜欢不安。

不安真好，内心有鬼，永远蠢蠢欲动。那个鬼，让你东不能逃西不能避。那个鬼，唤醒你沉睡的心，即使心如死水，亦能不安。

但凡有灵性女子，都会有这内心的不安。表面上越不动声色的人，内心里越会不安。

越是强大的人越会不安。女子更强于男子，她们本身的缺陷形成这种不安，天生的敏感脆弱多疑，天生的感性多于理性，天生的爱混淆是非，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线，渐渐蔓出无边无际的不安来……

不安是好的。

张爱玲曾经说，女人想要保持年轻，一是生活安定，二是心里不安定。心里的不安定可以让女人永远处于一种隐秘状态，在心里，放养着一匹马，它什么时候奔驰，只有自己知道。在心里，养着一盆花，开得多招摇，也只有自己知道。

还有一个作家曾说过，所有作家，内心里全是不安的。

还有比不安更适合艺术吗？如果每天满足于衣食住行，如果只沉于最简单的物质，那么精神会匮乏，会薄如纸张，会轻薄无力。

只有不安能让艺术不断地强大。所有安于现状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有新的突破。达利曾经说，忘记时间，破坏时间。这种破坏，来自于对生活和艺术的不满，破坏性，其实往往带着心里的旺盛欲。与其说

喜欢不安，不如喜欢说打破旧的，迷恋破坏。

而阳光明媚带不来不安，生活太满足也不会不安——不安是灵魂的，是凡高疯狂的向日葵，是那片金黄的麦地，是不由自主的流眼泪，是在黑夜里无处可去……不安有惆怅有绝望有狂喜，不安属于内心，强大到似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轰轰烈烈，走在你心里——虽然表面上，你仍然不动声色。

在杜拉斯的自传里，她说，我的一生，充满了动荡，我喜欢这动荡。我想，这动荡来源于内心，那身体的动荡并不能代表什么。

不安是阴性的，是飘渺的，它抓不住，只有你知道它和早春二月的小昆虫一样，在抓你的心，你想飞，想跳，想跃过这尘世的俗。它不是有力的，不是一清二楚的，它带着迷茫的嘴脸，带着妖艳的态度。女友乔叶将她的短篇小说集寄给我，名字叫《我知道我害怕天黑》。她为什么害怕天黑呢？真正内心不安的人都怕天黑。天黑下来，属于内心的时间到了，夜深了，更深了。它一步步逼来，不算完，拿时间的刀逼着你问：你去哪里？你要花开还是花谢？时间的尽头是什么？你睁着眼睛在问黑暗。白天有画皮，晚上，画皮揭去，露出这真实的骨，寂寞的，艳丽的，却百媚横生。

不安的人，脸上会挂出别样神采。

她永远与众不同——即使她不动声色。

你无法掐断它，不安永远在那里，即使油尽灯枯，即使焦干毕剥。不安仍然在那里，你不要试图给它轰然抽空。内心深刻的人，离不开这个鬼，它游荡于内心，激发我们灵魂深处的芳香。

悲酥的春风里，不安长了翅膀，飞到心里。满脸春光的人，怎知春色如许？毕加索说，我喜欢不安。他扔掉一个又一个女人，不断地扔，不断地飞跃。他的不安是强大的，没人可以阻挡他不安的脚步。那些不安，从玛拉朵尔之类的女人身上穿行而过，了无痕——她们天生是他内心不安的葬者，这毫无办法。

沉堕而迷茫的夜里，雨声穿过耳际，我穿了粉色衣衫，坐在窗前听雨。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安静而凛冽。可是，我知道，我的不安弥天盖地，我的白缎子一样的皮肤上，闪着紧张的空气，它们布阵，它们跳舞，它们收走我那些镇定自如。我来到自己的秘密花园，看到里面布满了奇异的花。是的，感谢这些花，引导我，一步步，达到文字的高潮。一下，两下，我听到内心的惊雷炸开，无关爱情，无关岁月，只有这最寂寞的深夜，它缠绕着我，如我最紧密的情人。

我的窒息，和这些不安一样，哪怕一握，就会崩溃。

我闭上眼睛，看到花园里开出诱人的桃金娘。这神秘的花，这神秘的名字，它穿透我的心，伴随着许巍绝望的声音破空而来。

请允许我在不安的时候寸步难行。

感谢这些生动的猛烈的不安，它让我如同一只诡异的灵猫，在文字里跳着舞蹈。

沧海月明珠有泪 |

每每读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这句诗时，常常会想起她来——上官云珠，在那个时候最有风情的女演员。小巧玲珑的身材，眼波流转间全是风情，吴侬软语，倾城美貌，在入驻《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时，导演郑君里这样形容她：哎呀，上官，这副派头……那时，她天生是一个妖精，身穿裁剪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脚着绣花鞋，梳得黑黑光亮的发上别几朵雪白的茉莉花，她轻拂一把精致的杭檀香扇，耳朵上一对小小的红宝石颤抖着……“接收夫人”何文艳让她演得入木三分。后来刘嘉玲也演过这个角色，可惜大不如她，因为她天生的风尘，有戏子味道。

十八岁时，上官云珠来到上海，那时她已经有夫有子，那时，她不过是霞飞路上何氏照相馆里一个叫韦亚君的妙龄女子，那个照相馆为一些明星拍照片，然后翻印到东南亚卖一些钱，如果不是那些明星整天出入于照相馆，如果不是她十八岁的心蠢蠢欲动，也许上官云珠就是那个叫韦亚君的女子，和自己夫君相伴到老。但她认识了一些明星，考入了一所叫华光的戏剧学校，从此步入电影界。丈夫不喜欢她抛头露面，家庭解体势在必然。她的爱情开始于一个叫姚克的男人，这个从美国回来的编剧风流成性，所以，爱情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初露端倪，大概红颜总是薄命的。好在两个人平静分手，并不如阮玲玉那样命薄，遇到死死纠缠的男子，要钱要物。

上官云珠的艺术一步步登上了高峰，那些曾经排挤打击她的人终